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四回 世德堂連雙並秀

世間惟有弟兄親，合氣連枝一本因。  
紫荊花下宜兄弟，彩服庭前順兩親。  
請看異地同胞者，誰似當年質與文。

大凡人家難做，皆因乖戾之氣，骨肉傷殘。父母分遭家產，也有會營運的，也有不會營運的；娶個妻子，也有賢慧的，也有不賢慧的。就致兄弟同心不能永久，家財所以無成，外人便要欺侮。故此說人家中，和氣致祥，自然興旺；若要和氣，先要同心。父母自不必說了，只有那兄弟不和的，常為聽了妻言，以致骨肉相爭，連枝乖戾；也有連那夫婦不相和睦的，家道也難成就。總不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，自然天佑吉人，祖宗默地之下，得還你個和氣之報。況那交朋友的，有如同胞。兄弟本是一體，也分不得個厚薄；朋友有那貴賤異情的，兄弟卻也分不得貴賤。故此幾個同氣連枝、同著父母的胞胎，連著父母的枝葉，卻如何倒離異起來，假如人家一件東西，人定爭護著，愛惜著，說是我的。好笑一個親弟兄，到不知是怎的理。詩曰：

兄弟同心土變金。黃金易得罕同心。  
勸君花酒交無益，不若還思手足親。

先朝浙江臨安府臨安縣，有弟兄二人姓周，其兄名尚質，弟名尚文。不幸他父親亡過了，母親喻氏。兄弟十分和氣。兄娶吳氏，弟娶孫氏，妯娌也都和睦。只因他兄弟二人本分為生，人又忠厚，世上好人少，只見仁柔的就欺侮他。那仁柔兄弟見了剛狠之輩，又肯讓，因此二人的家事，漸漸零落了。母親極喜他弟兄和氣。當不過年荒物貴，鬥米三四錢，弟兄二人支吾不過，妯娌間就漸漸有些參差起來，爭長競短，有個你我之分了。兄弟二人看了光景，心下都有些知道，屢屢的各自去勸慰著妻子，不可如此，傷了情分。那二人妻子道：「情分，情分，只是叫人飢寒難忍哩！」起初還是意思不善，日逐一日，言三語四，先是妯娌就爭論起來，夫妻也鬧個不住。尚質對尚文道：「如此過日，豈得個好哩。只因家計蕭條，就無了仁義。我如今要出外做些生意，若趁得些錢鈔，家有盈積，依舊大家歡喜相聚，可不好麼。只是母親在堂，你可在家孝養。古人說得好：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微，各自去做事，努力向前，無貽父母之憂便好。不然，如今亂世，患難切身，你也難救我，我也難顧你哩。求人不如求己。況且大丈夫也無有依傍於人之理，只如今世上有誰人可依傍得的麼！」兄弟尚文也應允了。便說道：「兄長放心前往，我自會在家營運。」尚質便收拾些衣飾，變賣作本，苦不甚多，只有得三四十兩銀子。擇個日子，去到山西，做些氈貨生理。家中置了一杯酒兒，與母親說了，弟兄原是不忍分別的，也說不得這太平話。硬著肚腸，各不灑淚，出了城門，搭船取路，向山西而去。

行了二十餘日，到了山西平陽府臨汾縣，尋個主人家歇下。次日，對這主人說：「要收氈貨。」付了銀子，領這周尚質到各鄉收貨。本錢不多，剛剛三四日就收完了。尚質道：「難道為這些少東西，就回家去不成，不免將些貨來賤賣了，就在本處再收幾帳，然後回去。」一邊就收了三回帳。生意漸好，也就有六十兩多了。自己思量倒是去北京不遠，就到潞州府，買了些潞綢口到京中口口利的。不只一日，到了京中，那口口口口尚質心中歡喜道：「家中缺乏，我兄弟不知在家如何支持，這些本利，分文不可動，再湊得有百金之數，就好回家了。」一日，有個新選官的要去上任，特特要買潞綢二十匹，送禮用的。來尋著尚質，尚質道：「有在這裡。」那人就兌足了六十兩銀子，每匹三兩。尚質收了銀子，把潞綢付他去了。

過了幾日，尚質拿這銀子復到山西，又思制貨。主人家接著，打開銀子看了，都是假的，京中人喚做潮銀，只有二三分程色；還有一大半是喚做鼎銀，乃純是白銅煉的。尚質半年辛苦，將本都送了，大哭一場道：「如何是好，我一身也罷了，只是家中母親、兄弟指望著，怎生區處？」說罷又哭。倒是路旁來了一個過客，他也是臨安人，偶然到京援例，身邊帶著援例的銀子。在馬上見了尚質光景，便動了惻隱之心，下了馬，問他緣故，尚質一一說了。那過客也道：「可恨那用假銀的，天誅地滅他才好。只是你如今多哭也沒乾，如今又沒處去尋他。不如同我到京，必有相助之處。」尚質聽言，即忙下拜道：「敢問官人上姓，仙鄉何處，到京貴幹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也是臨安縣人，一向在下鄉五都居住，因此你不認得我。我姓李，名世修，號石腳，到京去援例，帶些微資，就圖選官。你今同我去罷，我看你一點仁心，滿身義氣，雖是暫時貧困，終有好日。」因此尚質就同這李石腳一路進京。恰好遇著新主即位，覃思廣被，如有納監者，准免一半，多收人材，新頒詔款。李石腳大喜，笑對周尚質道：「我將這新天子的覃恩，替你做了方便罷。我帶來原是五百金之效，如今都上納了，就連足下尊名也報了去。若得掛選，也少不得周旋足下。」尚質感謝道：「那得恩人如此施惠。」

不說尚質在京，已得人扶持，卻是這尚文在家，甚是煩難。自己思著道：「兄長去久，不知生意何如，如今地方，賊盜甚多，音信難寄。家中雖是煩難，只是孝養母親之後，倒是嫂嫂要看顧他哩，兄長不在，豈不是我之事麼。」就在門首開個雜貨鋪兒，分文無私，自己寧受著飢餓，只是有了母親、嫂嫂，才顧著自己。那嫂嫂起初時嗟怨，後來倒也感化，有仁義了。在家中也一心的績些麻，織些布，幫家過活。母親卻時常記念出外的兒子。尚文也曉得老母之心，時時安慰，千方百計要老母歡喜。有個母舅喻安仁，一向漂流在外，不知去向。忽然一日，倒乘了高車駟馬，做了官回來，卻是一向無有家舍的，問著了姐夫家裡。周尚文忙忙出去看時，卻是母舅回家，接了進來，與母親說了，歡喜得了不得。連忙問道：「舅舅做的甚麼官，一向不知你到那裡去了。」喻安仁道：「我也不想有此地位，一向在閩中做客。遇著一個尚書公，到兵部去上任，見我能事，就參我做個內書房，伏事他到京。一路上有土寇生發，我穿了戎服，出外也殺了許多土賊，護送到京。尚書公念我有功，就與我一張札付，題請一本，選我在這裡臨安都司。如今先見了姐姐、兩個賢甥，明日就去開司到任。」因問：「大甥如何不見，姐姐家中俱安好麼，怎生樣過日？」尚文便說：「兄長已往山西生意去了，一年尚未曾回來，家中甚是艱難，連衣食也都不足哩。」喻安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又無家眷，一同到衙中去住，我也有你們，好彼此照管。」尚文便問母親，母親道：「最好。」因此就到都司衙門內住下。只是這尚文，一心念著兄長，不見回家，心下不快。幸喜家中遇得舅舅做官，也好度去了。喻安仁到任半年，遇著倭寇作亂，沿江守備嚴整，只是定海缺個水兵守備。喻安仁就申文到撫院，將外甥周尚文名字申了上去。院裡准了，尚文就去做了水兵欽依守備，殺了海外許多倭寇，有功升了浙西參將，駐紮溫台等處，防守地方。喻安仁督兵有法，選委得人，升了總兵。

卻說周尚質在京，因是覃恩，就得相選。李世修選了個山東照磨，周尚質選了個蘇州府太倉州同知。周尚質謝了李世修提攜之德。世修道：「萍水兄弟，何謝之有，他日亦有相望於兄，未可知也。」因此兩人作別，各自都到任所去了。這周尚質生意折本，那裡想到今日到有為官之日，遇得著李世修這樣好人，可是容易得的麼。才是：

失路他鄉遇好人。有恩有義肯施仁。  
著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

尚質領了文憑，出了張義門，過了蘆溝橋，到了太倉。連忙修了一封書，封了三十兩銀子作盤纏，又取了俸銀二十兩奉與母親，就要接母親，兄弟、妻子一同到任上。差了四個的當差人，到了臨安，訪問到他家中，只見大門關著的，上面貼著「欽命防守浙西溫台等處地方參將府」的封條。差來的人見了，就去問著兩邊的鄰里，說：「這是太倉周老爺的宅子，怎生貼著參將府的封皮？」鄰里與這些差人說了一遍道：「現今做參將的，就是週二爺，你們列位卻是那裡來的？」差人也將來因與眾人說了，那些鄰里道：「說來正是他的大哥哩。他去山西做客，一年不回，怎生也得就做了官？」有人說道：「他弟兄兩個且是和氣，做人忠厚，這也是皇天不負善心人哩！」就對著差人道：「你若要看他時，須要到溫台走一遭。」差人只得別了眾人，又過了錢塘江，一路上去到了溫州，見了參將周爺，呈上書去。尚文慌忙拆開看時，知是兄長已做了官，來接母親。心中大喜，就引了差人，進到衙中，

對母親、嫂嫂說了。一家歡喜，焚香拜謝了天地。母親道：「兩個兒子都做了官，如今大兒子又來接到任上去受享，太倉離此不遠，便同了大媳婦到太倉去住幾時。」差人聽了歡喜，便接了太奶奶，一路小心伏事，叫船，僱夫。尚文又差了五十名管下的兵士，一路用了參將府的職事，好不風憲。到了太倉，尚質拜了母親，歡喜自不必說，也與妻子相見了，說：「如今才不叫你受苦了。」又問兄弟如何不來。母親又將舅舅為官薦他，如今現做溫台參將，一一說了。尚質笑道：「今日也得個忠厚之報。」做了幾時州同，就升了蘇州府的通判，又同母親上任。兄弟尚文，因防海有功，升了兩廣參將，出守閩粵。王命緊急，尚文不及來辭母親，就在上江叫了船，去廣東到任去了。

卻說那李世修在山東做照磨，升了鎮江府通判，卻好與周尚質同任一處。周尚質聞知，差人去送禮為賀。其時李世修一個兒子，在臨安鄉試，中了第一名解元，名喚李連璧。到京會試，中了二甲進士，選了禮部主事，在京為官，便是積善濟人之報。尚質在蘇州，又做了三年通判，升了本府同知，又做了兩年有餘，掌管一年府印。

一日，尚質想起當年貧困之時，日日不能去懷，如今天幸，也足糊口，不如回家教子去罷。公堂冤業，何苦任怨。不意兄弟在廣，也有此心，也上了一個辭官的本。尚質的辭官本，就央著李連璧上去。李公又為他兄弟上言，當初怎生受貧和氣，異地同心的仁德事體，及今辭官的緣故，並他父親李世修周濟的事，備細上了一本。聖上看了大悅，一一準奏，就給一個「世德堂」的扁額，令本府建坊；伊父李世修，濟客施仁，又蔭一子入監，以報其德；周尚質兄弟，俱准致仕。聖旨下到蘇州，尚質拜謝了天恩，先收拾了行李，辭了上司回衙。上司都喜他知足不辱，急流勇退，都有厚贈。尚質擇了個吉日起身，只三四日就到了臨安舊居。兄弟尚文也在廣起身，遲了三個月，也到家了。兄弟二人，整整十年的遠別，相見之際，悲喜不勝。尚質道：「自別吾弟到山西，也積有數十百金，想到要回家，不想被人用假銀換去，卻好遇得恩友李石卿相救，得有今日。惟念吾弟在家苦楚，喜得又遇母舅如此周旋，感恩不盡。」尚文也對兄道：「自兄長去後，家中艱苦，弟心中也不以為難，只念兄長出外辛勤，也不料有為官之日。皇天有眼，忠厚逢時。我在任上，分文不敢妄用，也積有千金，都是聖上所賜的俸資，都留在此，以待兄長裁處。」尚質也向房中取出一個小小竹匣兒，也積有俸金數百金，遞與兄弟道：「此是我十年心力，卻也不敢自私，留為吾弟之用。」說畢，置酒聚會。那母舅喻安仁，也因年老告病在家，一向尋個大宅子住了。又將欽賜的「世德堂」扁額，用朱紅金字製成，懸掛中間。大家歡悅，遂將俸資置得數百畝田產。教子讀書。過了幾時。李世修因受了兒子封贈，不便為官，也回到臨安祖居，就不在下鄉住了，遂與周尚質兄弟世為婚姻，來往不絕雲。

總批：人家手足異心，皆因妯娌鬥氣，此際須有分曉，自然兄弟同心土變金也。

又批：莫貪錦繡鴛鴦被，愁見離披花萼樓。請看文質彬彬，那得不為君子。